

最高法院準備在招生中「撕去傷口上的繃帶」。治癒將意味著許多改革。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

關於具有種族意識的招生政策的爭論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以至於觀察者可能難以看到火花之外的世界。但正如喬治城大學教育和勞動力中心的一份新報告所詳細闡明的那樣，這些有爭議的政策從來都不是對美國各級教育中存在的巨大種族和社會經濟不平等現象的充分補救措施。

現在，隨著美國最高法院似乎準備在全國範圍內結束或減少具有種族意識的招生，該報告的作者認為，現在是直面這些不平等現象的時候了——大學應該協助帶頭面對。報告說：「我們需要認識到，通過有種族意識的招生做法實現的校園多樣性起到了掩蓋和轉移人們對教育和其他方面更大問題的注意力的作用。最高法院將撕掉傷口上的繃帶，讓我們別無選擇，只能處理教育和更廣泛的社會中的隔離、不平等和偏見，這些阻礙了」少數族裔學生申請名校。

這份強有力的報告強調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雖然有種族意識的招生政策幫助大學招收了更多的黑人和拉丁裔學生，但相對於他們在大學年齡人口中的比例，在全國最菁英的機構當中，這些政策並沒有導致他們在招生中得到公平的代表。「在過去的 30 年裡，白人學生在進入菁英大學方面一直佔據著顯著優勢，他們的入學比例比同期高中畢業生的比例高出 10 個百分點以上，」報告說。「在同一時間段內，黑人/非裔美國人和西班牙裔/拉丁美洲人在這些機構的入學人數佔全國所有高中畢業生人數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Grutter 判例的消亡，即 2003 年最高法院維持在招生中限制使用種族的決定，將使名校更難（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在其校園內維持目前的種族和民族多樣性水平，作者寫道。最近，該中心使用六種不同的錄取模型（包括種族中立模型）對入學結果進行了模擬，如之前的報告所述。它的結論是：「在試圖促進種族和民族多樣性時，沒有什麼方式可以替代在招生中明確考慮種族或民族的作法。」

但是，如果取消了這個長期使用的招生工具，大學能做什麼呢？

作者認為，只有通過實施全面改革，機構才能抵消因禁止種族意識招生而導致的少數族裔學生人數大幅下降的影響。問題在於：許多知名機構長期以來一直拒絕對招生領域的現狀進行實質性改變。報告稱，名校「將不得不採取他們一直不願考慮的措施，例如取消對傳統學生、學生運動員和其他現在受到青睞的群體的錄取偏好，例如不需要經濟援助的富裕學生」。

作者認為，所謂的有階級意識的招生模式可能會導致比當前系統更大的學生多樣性——但前提是所有機構都採用這些模式，從更大、更多樣化的申請者群體中抽取，並停止有利於名校校友後代的招生做法，例如大額捐贈人和運動員的孩子。報告稱，名校還必須招收更多標準化考試成績和高中平均績點較低的學生。

作者寫道，上述情景「設想了一個理想化的世界，它忽略了名牌大學現在的競爭方式：基於聲望和排他性。鑑於大學幾十年來一直在投資品牌並在招生方面取得優勢，他們根本不可能拋棄這種模式並重新開始。」所謂的菁英機構也不太可能支持該報告不太可能的建議，即聯邦政府要求聯邦佩爾助學金獲得者至少佔全國每所大學入學人數的五分之一。（親愛的讀者，屏住呼吸，後果自負。）

正如報告所詳細解釋的那樣，菁英大學的種族和社會經濟不平等現象深深植根於 K-12（幼稚園到高中）系統。作者寫道，如果並且當種族意識的招生消失時，推動教育更加公平的力量將轉移到法院和州立法機構，以解決國家學校的種族隔離和不公平的資金問題。

但是大學領導者，尤其是招生和招生人員，當然不應該表現得好像他們也不會留在關於誰能在名牌大學獲得席位和可負擔的錄取方案的持久全國辯論中。這些高層做出的選擇、他們強調的策略以及他們追求的優先事項將繼續影響在高等教育中代表性不足的活生生的學生的教育機會。

大學往往在與世隔絕的泡泡中運作，在泡泡中，他們自己的需求和願望至高無上。該報告提醒招生和招生負責人幫助他們的機構看到泡泡以外的地方：報告說，招生官員「最終可能過於專注於實現特定的數字結果，以至於他們忽視了他們的決定如何影響學生和更廣泛的社會。」

與此同時，招生和招生負責人往往是校園以外世界的敏銳觀察者——並且是種族意識招生的最堅定支持者之一。報告總結說，它的消亡應該成為一記警鐘，讓全國看到「使招生需要考慮種族意識的情況」。

撰稿人/譯稿人：Eric Hoover/Eileen Tsai

資料來源：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